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訴冤取命 崔判官秉筆無私

詩曰： 圓者被人譏，方者被人忌。

不方與不圓，何以成其器？
至圓莫如天，至方莫如地。
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議。
人或譏我圓，我圓思以智。
人或譏我方，我方思以義。
醒者彼自醒，醉者彼自醉。
寧識陰司中，報應了無異。

卻說第七宗是一千柴頭鬼，像有頭又不見個頭，像有手又不見個手，像有腳又不見個腳。凹頭突腦，烏蕉巴弓，原來是火裡燒過來的，故此叫做柴頭鬼。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一千人，是羅斛國謝文彬麾下的番兵，共有三五千個。因為謝文彬和南朝爭鬥，與我們何干？被南朝五營大都督設下毒計，把我們連人連船盡行燒死。蛟龍斷戰，魚鱉何干？活活的燒死我們這三五百個的性命。情實無辜，告五營大都督填命。」崔判官道：「你只說五營大都督，還是甚人才好對哩？」柴頭鬼說道：「就是唐狀元為首。」判官道：「若你們委實無辜，這就該唐狀元填命。」

第八宗又是兩個小後生。一個駝著個背，口裡叫著：「好疼也！好疼也！」一邊叫著，一邊說道：「我是爪哇國蘇刺龍。臨陣之時，被南朝馬游擊背空處打一錘，打得腰駝背曲，一命歸泉。屈死無辜，告馬游擊填命。」一個連肩帶背，拎著半邊身子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爪哇國蘇刺虎，臨陣敗走，暗地裡馬游擊一刀，卸下一邊身子來。身死無辜，告馬游擊填命。」

第九宗也是兩個後生。一個拎著一副頂陽骨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爪哇國一員副將，名字叫做哈刺婆。臨陣之時，被金都督偷空兒一鏡，鏢掉了一副頂陽骨。屈死無辜，告金都督填命。」一個背著脊梁骨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也是爪哇國一員副將，名字叫做哈刺密。回陣之時，也被金都督背後趕將來，脊梁骨上一鏢，鏢得一命歸泉。身死無辜，告金都督填命。」

第十宗是五百個番兵，站著的就是一千個。怎麼這等多哩？

原來一個人是一刀兩段的；上一段，下一段。雖是五百個人，上下兩段，卻不是一千個？一齊兒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叫做魚眼軍，承總兵官的號令，去到南船之下，被王元帥設計，滿船底下都是飛抓，抓起一個來，一刀兩段。屈死無辜，告王元帥填命。」

第十一宗是三千名步卒。一個個都是身首兩分，皮開肉綻，怨氣騰騰，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都是爪哇國上銅板冊的軍人，跟隨總兵官出陣，大敗而歸，被南朝諸將擒獲。可憐我們三千個人，都是砍頭，都是剝皮，都是剮骨，都是一鍋兒煮吃了。有何得罪，遭此極刑？告鄭元帥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你們原是哪一个擒獲的，你們還尋哪一個，怎麼要鄭元帥填命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一鍋煮吃之時，都是鄭元帥主令，故此要他填命。」

第十二宗是三個番官。渾身上下，寸絲不掛，連身上的肉都是一條一條兒牽扯著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是爪哇國王駕下親隨頭目，共是三員。城池失守，與我等何干？被南朝人拿去，一個人剮了一千刀。平白地遭此鋒鏑之慘，告鄭元帥填命。」

第十三宗是一個老大的番官。也拎著一個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爪哇國一個總兵官，名字叫做海干，盡忠報國。被南朝拿住，砍了頭祭海。孤忠無以自見，反遭毒刑，告鄭元帥填命。」

第十四宗是一個女人聲口，苦無甚麼頭面。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爪哇國一個女將，名字叫做王神姑，捨身為國，被南朝諸將萬馬踏為肉泥。跣足吠堯，吠非其主。遭此極刑，告南朝諸將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那婦人的狀不准。」王神姑又哭又說道：「怎麼不准？」判官道：「我這簿上注得有你是自家發下大咒，咒神不肯恕饒，以致如此。下去，再查你前身。」

第十五宗是一個南朝人。拎著一個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本貫南朝人氏，名字叫做陳祖義，來到淳淋國，官授沙胡左頭目之職。好意迎接南船，反被他梟首示眾。恩將仇報，死不甘心，告鄭元帥填命。」

第十六宗是一連三個女人。一個女人拎著一個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女兒國一個公主，名字叫做金頭宮主。為了唐狀元，被妹妹砍了頭。樹因花發，藕以蓮生，告唐狀元討命。」一個擠著個奶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就是金頭宮主第二的妹子，名字叫做銀頭宮主。為因唐狀元，致使第三個妹子一刀割了我的奶頭，重傷致死。唐狀元是個貽禍之根也，告唐狀元填命。」一個捻著一把腰眼骨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就是金頭宮主第三的妹子，名字叫做銅頭宮主。為因兩個姐姐爭風，是我判其曲直，被馬太監驀地裡一刀，刺了我的腰眼骨，刺了一個大窟窿，身死無辜，告馬太監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那兩個姐姐自己淫亂爭風，怎麼告得唐狀元？這個不准。這個妹妹告馬太監，還有三分理，待過會兒再查。」

第十七宗又是一個女人。拎著一個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女兒國一員女將，名字叫做王蓮英，百戰百勝。被賣國女賊黃鳳仙，一刀砍下了我的頭。忠君者身死，賣國者反昌。情屈何干，告黃鳳仙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一個忠君，一個賣國，再查前身，黃鳳仙還填你的命。」

第十八宗共是五個沒頭的鬼。先一班二五個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是撒發國總兵官部下看寶藏庫的小軍，上半夜夢寐之中，吃南朝王明一個一刀，一刀砍下一個頭來。身死無辜，告王明填命。」後一班二五個，哭哭啼啼說道：「我們同是撒發國，同是看寶藏庫的小軍，下半夜夢寐之中，吃南朝王明一個一刀，一刀砍下一顆頭來。身死無辜，告王明填命。」

第十九宗這個人有些古怪。怎麼古怪？合著一個人，分開來又是四架。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撒發國一個總兵官，名字叫做圓眼帖木兒，提刀出陣，被王明暗地裡劈了我四刀，開我做四架。屈殺英雄，死不瞑目，告王明填命。」

第二十宗是一千沒頭沒腦，斷手斷臂。吆吆喝喝，說道：「我們總是圓眼將軍部下的小軍，被王明暗刀所殺，人不計其數，刀不計其傷。負屈含冤，告王明填命。」

第二十一宗是兩個狐狸精，說道：「我們修行千百多年，為因金毛道長官差，被張天師把我兩個，一個劈開做了兩個。情死不甘，告張天師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你原先同伴之時，還有四個神道，也劈做兩半個，他們偏不告狀，偏你們兩個會告狀！」兩個狐狸精齊說道：「他們是青龍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之神，已經告在天曹，玉帝也准了他的狀，許他取命。」判官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這裡也准你的。」

第二十二宗是一千番卒，有小半是帶傷的，有大半是沒頭的。帶傷的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是錫蘭國的防海水軍，被南朝解都督把個甚麼賽犀飛，害了我們的性命。死不甘心，告解都督填命。」沒頭的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同是錫蘭國的兵卒，被解都督拿住，一人一刀，一刀砍了首級。死有何罪？告解都督填命。」

第二十三宗是一個總兵官，領了無數的兵卒。總兵官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錫蘭國一個總兵官，名字叫做乃奈塗，挺身為國，吃南朝劉游擊一刀，砍了一個頭。又把我的頭掛在高竿上，又且將去傳示四鄰。衛國之臣，寧得何罪？遭此荼毒！告劉游擊填命。」那無數的兵卒一齊吆喝，一齊啼哭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乃奈總兵官部下的兵卒，被劉游擊當陣殺死，拿住的又是砍頭。身死無辜，告劉游擊填命。」

第二十四宗是一千毛陸禿的白象。也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是個守分的中生，奉錫蘭國總兵官差遣，被南朝劉游擊，把個甚

麼慶星飛，害得我們傷的傷，爬的爬，以致身死。情理何甘！告劉游擊填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些中生，原日自不合出陣，今日也不合來纏擾，哪裡有這閒工夫准你的狀。」眾象說道：「老爺可憐見，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我們獅象之列，都是有德有行的中生，怎麼肯白受其死？」判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再查。」

第二□五宗又是一個番總兵。手裡提著一個頭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金眼國一個總兵官，名字叫西海蛟，南兵之難，身經百戰，吃金都督一鏢，鏢下我斗大的頭來，英雄無效用之處，情屈何甘！告金都督填命。」道猶未了，後面又跟著無數的番兵，都是些肢體不全，連傷帶血的，都是吆吆喝喝，都說道：「我們一千人，為因番總兵身死之後，吃金都督雪片的鏢來，措手不及，負屈身死。告金都督填命。」

第二□六宗又是兩個番官。一個拎著頭，說道：「我是金眼國水軍酋長，名字叫做哈秘赤，海上鏖戰之時，吃劉百戶設計塞了我的舵眼，坑陷了我海鯨船；又戳我一槍，又致使我砍下頭來。此情何恨！告劉百戶討命。」一個只得上半段，連頭帶胳膊，站在地上，下半截身子不見，在那裡口裡說道：「我也是金眼國一個水軍頭目，名字叫做沙漠咖，吃了姚把總一刀，揮我為兩段，上一段還在，下一段遠葬沙魚之腹。此恨何長！告姚把總填命。」道猶未了，後面一擁而來，就有幾千個沒頭的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都是跟隨哈酋長、沙頭目出陣的，只因他兩個身死之後，可憐我們撞著火，燒個死；撞著刀，勒個死；捉將去，嚇個死。罪不加眾，情屈何甘！」燒死的告梁把總填命，殺死的告姚把總討命，捉去的告張百戶討命。」

第二□七宗這個鬼，生得齊整，青春年少，叫屈連天，原來是金眼國國王的盤龍三太子。一手提著一張刀，一手拎著一個頭，氣衝衝的說道：「我做太子的為父殺賊，這是理之當然，怎麼活活的吃水軍大都督陳堂一虧，逼勒得舉刀自刎？天下做忠臣孝子的，豈可這等抑鬱不伸！到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告求閻君殿下，替我做個主張，一定要陳都督償命！況兼我還有一個忠臣，叫做哈里虎，被他逼勒得溺水身亡。還有八個頭目，還有三百隻番船，還有三千名番兵，都堆做一坑，燒做灰燼之末。你們不信之時，你看後面都是甚麼？」把手一指，只見一個鬼平跳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是金眼國國王駕下的駙馬將軍，名字叫做哈里虎，為因國家有難，不避斧鉞，萬死一生。哪曉得天道無知，偏使賊人得志，致使我們溺水身亡！割我頭的是個游擊將軍黃彪，我今日告黃游擊取命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八個頭目吆吆喝喝，說道：「我們八個頭目，活活的火葬在陳都督手裡，今日要陳都督償命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三千名番兵，一齊的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這一千人，共有三千多個，豈可都是數盡祿終，白白的喪在陳都督火裡。情苦何堪！今日要陳都督償命。」

第二□八宗是個丞相的樣子，一個頭提在手裡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金眼國國王駕下右頭目的便是，名字叫做蕭嚙口裏，為因齎了國書，請了三位大臣，就吃南朝二位元帥砍我的頭，又把我的頭號令各門、各街、各市。君令臣行，這是常理，怎麼叫我受這等的苦毒？到今日沒奈何，望閻君替我做主，要二位元帥填命。」

第二□九宗是兩個道士。一個說道：「我在陽世間叫做金角大仙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我在陽世上叫做銀角大仙。還有一個師弟，叫做鹿皮大仙。師兄師弟三個同時下山，同時和南兵爭鬥，怎麼我兩個就砍了頭現了本相？我師弟反做了紅羅山的山神？功罪不明，賞罰不正。我兩個要金國師填命。」

第三□宗又是五個柴頭鬼。一個口裡哼也哼的，說道：「我是銀眼國一個總兵管，名字叫做百里雁，活活的吃南朝王尚書一天火，燒得骨碎筋酥。銜冤不盡，告王尚書填命。」後面四個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是銀眼國四員副將，一個叫做通天大聖，一個叫做冲天大聖，一個叫做撼山力士，一個叫做搜山力士。四個人平白地吃王尚書一餐火，燒得灰飛煙滅。負屈含冤，無門控告，特來告上閻君，要王尚書償命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這干人都是弔謊，既是燒得骨碎筋酥，灰飛煙滅，怎麼如今還有個形狀兒，在我這裡告狀？」眾鬼齊齊的說道：「稟上判官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又是南船上一個金碧峰看見不忍，又替我們安埋骸骨，又替我們念上幾卷受生經，故此又得這些形狀兒，到這裡伸冤訴屈。」判官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還說得通。我准你的，再查。」

第三□一宗又是一個婦人。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是銀眼國百里雁的妻房，名字叫做百夫人，代夫報仇，吃南朝設計，鉤牽索捆，砍下頭來。夫為妻綱，妻報夫仇，這是個正理，怎麼反教我們毒遭刑憲！砍下我頭的是唐狀元，我如今要唐狀元填命。」

第三□二宗是五六百個沒頭沒腦的鬼。嘈嘈雜雜，吆吆喝喝，都說道：「我們是跟隨百將軍、百夫人的兩支車馬，共有七百多名，活活的死在南人之手。有屈難伸，要尋他總兵官填命。」判官問道：「可還有麼？」下面答應道：「沒有了。」閻羅王說道：「崔判官，這三□二宗人命，事非小可，你仔仔細細把個罪惡簿來，與他對證一番。中間有等惡極罪大的，發下罰惡司，要他周環地獄。有等惡未甚，罪苦不大的，輕恕他，發下左轉輪王，與他托生而去。果若是素無罪惡，枉刀屈殺了他，淮南朝人一命填他一命。怕他甚麼元帥？怕他甚麼都督？怕他甚麼狀元？到了我這衙門，按法而行，毫無所隱。昔日唐太宗尚然填還人命，何況以下之人？」崔判官說道：「是，小臣即時查對。」

好個崔判官，一手一枝筆，一手一扇簿，從頭徹尾，查對了一番，又加一番，怕有差錯；再加一番，這叫做三思而行，事無不慎。崔判官卻才稟告閻君，說道：「某也善，某也未善；某也是，某也未是。」閻君道：「既是查對得明白，你當面判斷還他們。」判官道：「你們仍舊一宗一宗的上來，聽我們判斷。」眾人答應道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過第一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姜老星，你前身殺人無厭，已經七世為豬，尚且填還不滿；你今日出世為人，還是這等為君強戰，糜爛民肉，怙惡不悛！依法該送下罰惡司，遍歷一□八重地獄。」姜老星說道：「容小的分訴。」道猶未了，閻君傳下令來，不許強嘴，強者竟送阿鼻地獄之下，永世不許轉身！果有不甘，許末後再稟。閻王有令，誰敢有違？只是恭聽而已。

判官叫過第二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姜盡牙，你已經三世為人，只因你為人在世，怒目而視哥嫂，注定了打出你的眼烏珠兒來。姜代牙，你已經二世為人。只因你在世作事機深，搥人腦髓，理合打碎你的腦蓋骨。你這兩個報應已畢，發左轉輪王，許你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三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千人，初世為人，前世都是一群馬，作踐人間五穀，以致今世死於刀兵。苦無大惡，發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判官叫聲第四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千畜生，已經三世為牛。只因你前生在世，食人之祿，不能終人之事，欺君賣國，你這簿上，該□四世為牛。你們今日受了這一苦，准一世為牛，通前後□三世為牛就滿。許牲錄司去托生為牛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五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千畜生，才初世為犀牛。只因你前世都做道士，游手好閒，又且穢污齋醮，故此出世做個犀牛。你頭上這一隻角，恰像道士那頂冠兒，昨日那一天大蜈蚣，都是些徒弟徒孫的冤孽。你這簿上，共是六世為牛，今番也免你一世，再五世就滿。許牲錄司去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六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千婦人，前世都是淫奔之婦，背了結髮丈夫，私通外人情趣。已經□世為母豬，羞恥不避，穢污異常，還有些餘孽未滿，卻注你做個屍致之魚，今番受了這一苦，罪惡填滿了。許赴左轉輪王，托生為人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七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五千多人，原是五千條毒蛇轉世。閻羅王只說你們改行從善，哪曉得你們蛇鑽竹洞，曲心還在，故此又注你這一死。你們這簿上，還該一世為豬，再世為牛，三世才轉人身。許牲錄司去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八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蘇刺龍，你已經三世為人。只因前生在世，專一馱人的財物，不肯還人，以致罪惡貫滿。故此今日一錘打馱了你的背，命染黃泉。蘇刺虎已是四世為人，只因你前生在世，專一破人姻緣，離間人骨肉，以致罪惡貫滿，故此今日一刀連肩帶背的，分開你的屍骸。卻只一件，你兩個苦無大惡，還是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

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九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哈刺婆，你已自二世為人。只因你前生在世，專一說話過頭，行事滿頂，故此今日吃這一鑊，削掉了你的頂陽骨。哈刺密，你已是五世為人。只因你前生在世，說話沒脊骨，行事沒脊骨，故此今日吃這一鑊，鑊掉你的脊梁骨。卻你兩人又無別惡，還是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五百個魚眼軍，才是兩次為人。初次為人，你就奴群狗黨，飲酒輸錢，牽扯不斷，故此今日注你一個一刀，砍為兩段。你第三世為人，方知警省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又叫聲第十一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三千個人，都是前生不敬父母，不尊長上，不孝不弟之人。已經二世為牛，砍頭剝皮，副骨鍋煮。才然初世為人，罪孽尚且未滿，仍舊又是砍頭剝皮，副骨鍋煮。你們這簿上，還有四世為牛。許赴牲錄司托生。」

判官叫聲第十二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三個人，也是初世為人。原日為因抵觸了繼母，六世為驢，受人欺壓，遭人鞭撻。才得為人，復又副你這一千刀，今後罪孽，稍可饒你罷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又叫聲第十三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咬海干，你這個人原沒有甚麼罪惡，已經八世為人。這一世又是個盡忠報國。只因你前世枉殺了一條大蛇，故此今世不免這一刀之苦，卻也不敢償命。送賞善府受用。」下面沒有答應。

判官叫聲第十四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王神姑，你是個不敬公姑，不順父母，不盡婦道，犯了七出之條的婦人，已經八世為母狗。今日又犯咒神，故此要遭萬馬踏為肉泥。送罰惡分司，還歷那一八重地獄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五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陳祖義，你已是五世為人，苦無罪惡。只因你呼喝長兄一聲，故此不免這一刀之苦。卻來生還是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六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三個女人，前身是個田三嫂，吵家精，在我地獄裡面，已是鋸開了做三個。教你為人，改心從善，誰知你還是這等貪淫無恥，故此一個人又是一刀。也罷，今番再變一遭母狗，消你那些淫欲之火，卻再來托生。許赴牲錄司伺候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七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王蓮英，你原是個孝婦出身，已經三世戴珠冠，穿霞帔。只因有些小不足處。甚麼些小不足處？瞞著婆婆吃了一隻雞，故此今生要砍這一下，卻不該人來填命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八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五個人，前世都是個出頭的好漢。只因有些出頭害人，苦沒有甚麼大善行，故此今世都要砍頭。卻來生還是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十九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圓眼帖木耳，你為人在世，言不信，行不果，取不明，與不明。有這四樣不是處，故此今日砍你四刀，開你做四架。你來生僅僅的討得個人身，卻也沒有甚好處。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也不曾答應。

判官叫聲第二十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干人，都是前一世在鄉黨之中，暗箭傷人，暗刀殺人，故此今生遭王明的暗劍。卻也苦沒有大過惡，還得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十一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兩個狐狸，一邊修行，一邊魔污迷人。今日又不合跟隨著甚麼道長，這正叫做狐假虎威，罪孽重大！」叫過鬼司來：「送他到陰山之下，永世不許轉身！」下面哭哭啼啼而去。

判官叫聲第二十二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

不知這個應聲道「有」，還有些甚麼過惡？判官怎麼判斷？且聽下回分解。